

按陀歷即前後漢書之懸度。若較以今地，盤陀國疑即今之達許庫爾干，漢蒲犁國地。烏耗今之烏維特。懸度今之洪查山口。罽賓今白沙瓦。是法顯由於摩國西南行，經烏維特巴，過洪查山口，渡幾爾幾特河，西至達第斯坦，即烏婁國北境；與兩漢書所記由子合經烏耗、難兜而至罽賓之路線相同。又竭叉國是立喜六解爲今之喀什噶爾。(二)若然，是法顯由子合西北行，至竭叉國，又南行至北天竺；與原文不合。故余頗疑法顯之竭叉，即漢書之烏耗。後漢書西域傳德若條，唐李賢注云：『烏耗，前書音義云：烏音一加反，耗音直加反，合讀爲鷄拏。』(三)據此，是竭叉爲烏耗之轉音，疑即今之烏維提也。且法顯稱『竭叉在葱嶺山中，被服氈褐，不生五穀，』均與烏耗情形相同。若喀什噶爾，則在葱嶺以東，即大唐西域記中之佉沙國。據玄奘所述，『稱其氣候和暢，禾稼殷盛，』與法顯所述竭叉國情形，迥然不同，故不能視爲一地。如此，則法顯路徑，由子合直至竭叉，即烏耗，與慧景等合，並不取道疏勒。至北魏神龜中，宋雲入印度求佛經，取道較法顯略偏西。洛陽伽藍記卷五錄其行程記云：

『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，入朱駒波國。八月初，入漢盤陀國界。西行六日，登葱嶺山；復西行三日，至鉢孟城。三日，至不可依山；其處甚寒，冬夏積雪。自此以西，山路倚側，長坂千里。……九月中旬，入鉢和國。……國之南界，有大雪山，朝融夕結，望若玉峯。十月初，至嚧嚧國，以氈爲屋，隨逐水草。十一月初，入波斯國境。十一月中旬，入賒彌國；漸出葱嶺。十二月初，入烏場國。……』

據足立喜六解釋，『鉢孟城在小帕米爾山中。鉢和城在“Abi-pauja”河沿岸。嚧嚧國爲縛葛河谿谷之強國，或名護密。』又按白鳥庫吉解釋：『鉢和、今瓦格薩 (Waxan) 谿谷，嚧嚧在巴克脫利亞一帶。』今據白鳥庫吉所云，是宋雲由漢盤陀國即今達許庫爾干，向西登葱嶺，經小帕米爾，沿瓦格薩谿谷，而達嚧嚧即巴克脫利亞也。又魏書西域傳云：『從莎車西行一百里，至葱嶺，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；從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，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。』又鉢和國條云：『在渴盤陀西有二道：一道西行向嚧嚧；一道西南趨烏婁，亦